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　　宋　周應合　撰

孝悌傳

王祥及覽即烏衣王氏之先也祥字休徵本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忽有黄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

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輙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别駕固辭覽勸之乃應召自是累官至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晉武踐阼拜太保進爵為公大事皆諮訪之以子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

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其子皆奉而行之甍年八十五謚曰元弟覽繼母所出也年數歲時見祥被母楚撻輙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輙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乃止母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輙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覽亦篤行著聞應台界

官至太中大夫薨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仕至始平太守馥至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為鬱林太守馥子根為散騎郎覽六子裁為撫軍長史基為治書御史會為侍御史正為尚書郎彥為中護軍琛為國子祭酒丞相導即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為江左第一舊志記祥墓在今江寧縣化成寺北

顏含字弘都即宋延之之曾祖唐真卿之十四世祖也

自含而下七世墓皆在建康碑猶可質也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

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

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以篤行著名本州辟不就晉元帝命為參軍東宮初建補太子中庶子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預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勲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禄大夫

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大官四時致膳不受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火至喪所而滅僉以為淳行所感也三子髦歷黃

門郎侍中光禄勲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
譽
蕭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
襄陽少日而建鄴平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五
年出居東宫生而聰慧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
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宫常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
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宫八年九月
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普

通七年十一月毋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漿水不入口每哭輒慟絶武帝敕中書舍人顧恊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胷中亦塡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

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
莫不下泣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幾内外有司奏事者
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
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糺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
宥天下皆稱仁性寛和容衆喜愠不形于色引納才學
之士賞愛無倦常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搉古今繼
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宫有書幾三萬卷名才
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

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末甍少時勑賜太樂女伎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

為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于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

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内殿一坐一起常向西南面臺宿被名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没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輙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啟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吁仁孝如統而不得其壽君子知梁之不能永矣幽而

為神廟食百世宜哉
呂宣問字季通開封人文穆公之四世孫徙居溧陽父希圓紹興甲子倅洋州妾韓氏生宣問甫六歲辭去莫知所之父卒母李氏獨在宣問既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人往來通道乃調録事參軍凡蜀客經從必托使物色存否臨淯秩而仙井兵楊俊報之曰韓氏在彼時李氏已老無他男宣問不可捨李氏而遠涉亟調峽州推官欲益近蜀至之次年被檄如荆門過當陽玉泉寺

寺側武安王廟求夢而應果得其母于仙井時紹熙庚戌相失四十餘年至是母子如初相持感泣吏卒為之出涕李氏時年八十三韓亦七十矣洛陽吳仁傑斗南賦詩以美之詳見夷堅志宣閤尋改秩知蘄春縣

陶子鏘張松張常洧徐鉉李華潘祺錢戩並互見耆舊傳

節義傳

卞壺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父粹張華壻也壺弱冠有名

譽晉元帝鎮建鄴召為中郎甚見親杖明帝時領尚書令與王導俱受顧命輔幼主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舉朝震肅壼裁斷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已任欲軌正督世不肯茍同時好庾亮將召蘇峻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强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

敗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死傷以千數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宫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壼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

祠以太牢贈世子盻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徵士翟湯

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

後盜發壼墓尸儼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

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脩塋兆壼第三子瞻為廣

州刺史瞻弟眈為尚書郎

皇朝楊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縣人政和中以上舍生

賜第建炎元年為溧陽縣令時江寧府禁卒周德叛因

其帥宇文粹中縣卒有起應之者邦乂諭止之不聽乃

設方畧圍捕殺之且檄鄰邑共入討賊賊以故不得逞卒就擒事聞于朝差通判軍府事三年金人入寇渡淮薄江師于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宰相杜充總諸道兵留江上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李梲以前執政為戶部尚書供餽饟充聞敵至出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統一居數日敵知充無鬬志遂渡江江上之軍皆不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金金入建康梲與邦光不能守梲先降邦光欲

棄城去後亦降獨邦乂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
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
死矣梲邦光愧謝猶强擁邦乂上馬即郊次與俱見金
四太子命使拜邦乂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遁歸卧其家
金雖暴猶未敢辱之也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邦乂授
以舊官邦乂以首觸階陛曰我以志死何多以誘我為
張大驚卒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奈勢不可何第歸審
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乂退亟移書其將曰世豈有不

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我至明日其將燕梲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邦乂立庭下邦乂瞠眎梲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敵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巳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敵將有起取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乂曰公無多言即欲死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乂眎吏有釁筆持丈書側立即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衆相顧色動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其四太子邦乂不勝憤遥望見即極口大罵復仰天而呼

曰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尚安得汙我敵怒使人疾擊梃交下邦乂罵不絕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以事上聞天子為太息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即死所立廟賜額褒忠

忠勲傳

范蠡南陽人事越二十餘年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于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

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吴戰于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王召蠡而問焉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為之柰何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吴吴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

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蠡曰節事奈何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

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蟊之國家也蟊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蟊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蟊也王曰

諾令大夫種為之四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早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早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于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

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蠡又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

侍之至於玄月王召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吴至於五湖五湖即笠澤也溧陽縣長塘湖亦名洮湖即五湖之一詳見山川志吴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蠡

又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

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廹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强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師其賢良與其重禄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

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

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

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句踐既平吳乃命蠡築城金陵之長干長干在今建康府城南天禧寺所故址猶在詳見越臺辨及越城下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蠡乃辭于王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

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注見前）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身戮力父子治産居無幾何致産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於是自謂陶朱公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

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東渡到歴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吴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

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
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
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策令曰周公瑾
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加前在丹陽發
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
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
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為中護軍領
江夏太守從攻晥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

豫章廬陵留鎮巴丘案孫策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卒巴丘處不同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决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

士用命鑄山為銅煑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

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九月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

之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令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中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

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

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為操所破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巳有疾病初一交戰瑜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倶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甚猛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敗退還保南郡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儁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侯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具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領巴丘名同處異也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

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

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户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

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叙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方今强敵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

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臣之子弟並入
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
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
乃止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
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
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
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

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

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黄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宫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乗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説

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布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

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丈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

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儁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宏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六子恍恬洽協劭薈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佐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温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吴興太守在

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温上䟽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

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
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
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
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
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詔安總關
中書事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没安
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
宏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

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元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

安奏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强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游陟至夜乃

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
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
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戶限心喜甚
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
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
豫徐兖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黄鉞其本
官悉如故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並闕物論以玄勲
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

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謟頗相扇構安坐

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

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薨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贈太傅謚曰文靖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

温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聰敏有識量愽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年十七州郡辟名皆不就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琨深禮之請為參軍與討石

勒有功遷右司馬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

見王導共談讙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除散騎侍郎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葬母不許後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宏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

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
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
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
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
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
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
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
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

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推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闕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

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
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釋之臨去言别涕
泗横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
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
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
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
書曰太真别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

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
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
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
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
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
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

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别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

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効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用其部將毛寶説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于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

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
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
譴負天地自絶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輙屯次溢
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
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
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
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陷宗廟火延宮掖
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

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部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内史桓彛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劒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

耳登壇揷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群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飢乏之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令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治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絶資食空懸内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

之者德忠肅義正勲庸宏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禀規畧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禀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郄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

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具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責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

之蛇首尾相銜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
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
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
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
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
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
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
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

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
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
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名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
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
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
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

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
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仗
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
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
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
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
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廪當備不

虜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

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

侃録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
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别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
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
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侃雖
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卒年四
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册書曰朕以
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

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慭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餘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

聖世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别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黄泉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廬江太

守張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察孝廉至洛陽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顧榮見甚奇之劉弘為荆州刺史辟侃為南蠻長史遣討賊張昌破之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内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

遣子洪及凡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併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

怒遣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恱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絶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

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凡子輿為左甄擊賊破
之時周顗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
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
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鬭
耶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
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
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
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

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敉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荆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

西敗奏復侃官發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

陵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

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觧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始興會杜弘反侃擊斬之傳首京師諸將皆請乗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侃在州無事輙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

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
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
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
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
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
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
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

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

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推為盟主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

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羡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羡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于石頭初庾亮少有高

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

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

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

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

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

戸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

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

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

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胷懷且劉隗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寛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横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

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
大事者耶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
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
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
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
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
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
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眺

為湘東太守辟劉弘曽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佩與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

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宏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朱文公請陶桓公廟額狀載云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桓公侃有大功于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

公嘗為予言桓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桓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輙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桓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桓公保究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桓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戍將石勒畏桓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術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桓公如此桓公沒距今幾千年

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徼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于末流固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沈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荊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綫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此為底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灑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為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

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茂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胷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立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于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

本朝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隷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覿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内府世宗彊還之欲

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太祖伐蜀以内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等不卹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槖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

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太祖將親征太原為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栢谷降賊將陳廷山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

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

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
軍政如此及入見以牓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
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
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
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
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
除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
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

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彦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如何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鋭翦太原之孤壘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為彌德

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而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溝關我師敗績責右驍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真宗即位復同平章事召入為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視臨問手為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

為將真宗問以優劣對曰璨不如瑋瓚年六十九真宗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曰武惠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

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為請于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子璨玥瑋玹玘珣琮玥官至昭宣使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僖璨官至中書令謚曰武懿瑋官至侍中謚曰武穆琮官至侍中謚曰忠恪

呂忠穆公諱頤浩字元直本滄州樂陵人五世祖因官遂家於齊州公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初調北京成安尉

再調洺州司户以門下侍郎李清臣薦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避親改邠州教授再任六年除周王宫宗子博士考滿除通判延安府尋除兩浙提舉茶鹽官改差提舉河北東路常平等事就除河北轉運判官召為太府少卿數月除轉運副使尋陞都轉運使奉法稱職宣和四年春金人與契丹主天祚大戰天祚敗績棄其國奔竄至本國東北末界依達靼以苟活契丹推擇潭湘立之所謂九大王是也内侍童貫乘契丹之衰敗祖宗信

誓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朝廷命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是年五月貫攸遣种師道和詵下砦于白溝以窺涿州潭湘遣首領四軍大王者率兵來拒我師大敗朝廷亦悔此舉欲令班師會潭湘死貫攸意在貪功遂復聚兵以謀再舉是年九月契丹將郭藥師以兵五千據涿州以涿州來獻易州之民亦以易州來獻王師以十月初三日令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相當延慶潛

令郭藥師引銳兵取間道入燕山府約别遣竒兵策應藥師既入燕山府契丹以兵與藥師巷戰策應之兵不至藥師敗大將高世宣死之王師敗走是時延慶置砦于盧溝河南契丹乘勝以輕兵來挑戰又以竒兵斷吾糧道延慶憂惶不知所出二十九日夜初更引中軍南遁五軍覺知遂盡棄輜重器械奔竄官軍相蹂踐於路契丹追襲至雄州境上殺傷我師莫知其數是時公在軍前墜馬失道望北斗南走徒步六十里頼幽人張蘭

僧引路間關至涿州僅能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圍合涿州矣被圍凡十五日郭藥師以兵來解圍公與官員將校千餘人乘雪夜走一百二十里至安肅軍又兩日至雄州貫攸尚欲再舉兵而大兵已潰散不能興師會金人于十二月初七日自居庸關引兵到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固達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凡五六輩來往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

燕薊以報天子須索益廣倍于歲賜契丹之數銀絹外下至藥材薑橘藤竹陶器之類不可悉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自云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住十日而班師奏差詹度知燕山府繼而王安中到燕山為本路宣撫使度乃罷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為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

條奏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願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朝廷怒沮壞邊事尋奉聖旨呂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徽猷閣待制仍降官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枷項仍依舊為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後踰月宣撫使王安中奉御筆處分令公赴宣撫司出頭聽旨供伏軍令狀御筆云朕紹累聖之業繼寧考之志復燕雲之境土仰承帝休博採衆智蔽于朕心蓋不專廟堂之論呂頤浩輩乃何人敢懷姦

興訛造訕每詆恢復大政自沈積中被罪益桀傲不遜無復顧藉分朋植黨援引憸人對衆毁謗朝廷肆為輕侮唱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陳不可行之事以困朝論既欲動揺國是成其姦回又因沮抑疆事以求罷免為臣如此深駭所聞卿可勾顧浩赴宣撫司出示詔旨面加詰問及聞顧浩自云已辦白金數千兩為海外之行卿問顧浩不知編配之外朝廷别有典憲否此後應副邊防一事一件少有闕誤稽違或為國纖芥生事當以

軍法首坐𩔗浩永為臣子之戒卿具此取索𩔗浩伏軍令狀以聞仍令以此德意自諭其黨不得下司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常勝軍索糧帶甲持刃脅公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已深憾朝廷令王安中詹度納結平州節度使張覺後金人以勁兵破平州覺挺身走至燕山匿姓名隱郭藥師軍中金國自爾漸生釁端變詐反復邀求不已徽宗皇帝感悟公前日之言遂復公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八月丁太夫人憂公扶

護至濟南府葬于山中未掩壙有旨起復催促還任文
移沓至不許辭免公再到燕山府又僅一年而金國大
舉兵悉衆南牧郭藥師以兵五萬交戰于潞縣敗績金
人入燕山公與蔡靖以下文武官三百餘員皆為金人
所執差人監蔡靖與公同李與權沈琯等于後園以兵
防守驅虜令隨行既至東京城下凡一月金人既與本
朝講和欲班師朝廷遣宇文虛中到金人砦商議國書
次淵聖皇帝有旨令宇文虛中訪尋蔡靖呂頤浩李與

權等得還朝廷不兩旬差公再為河北都轉運使公力辭不獲又令隨制置使种師中大軍到滑州公緣腦金百餘日寒月飲冷致疾力乞宮祠朝廷下制置使司保明是實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公既得閑方自開德府來南京尋訪家屬是年十一月挈家寄居揚州買小圃閑居無仕宦意建炎元年五月上即位於南京六月台公赴行在公以病辭免未起間先致書宰執云頤浩宣和五年八月内嘗具奏燕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

難守并條具利害尋被旨先次落職如有闕誤令宣撫司枷項繼又有處分令赴宣撫司詰責供伏軍令狀上件行遣並在朝廷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嘗陳述金人八月必犯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于日前不待言而可知也若秋冬緣邊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朝廷何以枝梧為今日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寇即已倘或復來宜速避地于江外以為後圖此事誠不可忽去年秋冬間祇

緣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朝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深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詭詐不測貪婪無厭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吞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謂鑾輿南渡必失中原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强吳弱然而魏武大衄者江淮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

之利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者又曰敵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黄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敵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濶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南岸豫習水戰㫖具由渡由南岸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也且以夏人號為善用兵與我師相持每迭勝迭負我師未甞如今日敗衂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非騎兵所

利故也自金人犯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而輒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兵故也愚意謂宜遷避者以三十年來貫積掌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鬬志必先革此弊然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二年入寇後來數路官私馬劫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可不鑒哉望長慮卻顧俯察愚夫之言況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十里城壁不

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于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留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淮地熱又北馬無稈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復北去亦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荊湖兩浙等路如何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為今日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又數日再有旨促公赴行在方就道差知

揚州隆祐皇太后駕到維揚欲渡江往鎮江而辛道宗所統兵叛刼鎮江府焚之烈焰北照揚州城太母促台公至舟中簾前公率發運使梁揚祖同對太母問以鎮江事及欲揚州暫留公以為便太母遂遷入府治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聖駕幸揚州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密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劄云臣竊以金人裒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闕天祐陛下不墮賊中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

以撥亂為急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獘之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竢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

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攬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此劄甚稱旨公又旬餘日再陛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鑾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彊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彊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栖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鋭有待而

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
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苦心嘗膽期於除禍
亂致太平實萬世無疆之休也上面諭公曰卿忠言甚
切當朕心又曰除卿徽猷閣學士又數日除戶部侍郎
兼知揚州明年三月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有衆四五
萬自上江順流而下破太平州真州至鎮江府金山寺
屯泊朝廷遣使招安遇雖聽命然不卸甲四向焚劫朝
廷遣王淵劉光世楊惟忠韓世忠張俊康郃俱重等相

持而諸將號令不一未有統率遂命公節制諸大將劉
光世以下前去措置公攜長子抗及辟差二三屬官下
砦于揚子橋公次日早單騎入賊砦中採訪得張遇下
第二名劉彥者為遇畫謀令不卸甲及勿令放散被擄
人民彥尤兇悍視殺人如刈草芥公呼張遇等近上首
領十人詢問不依元約卸甲及不放散被擄人民因依
九人者皆指稱劉彥為首公令壯士捽彥于庭下截其
兩足釘於揚子橋柱其餘首領皇駭震恐即日卸甲納

于官公給公據放散被擄之民凡三四萬人得被擄婦人五六千人以舟船載至揚州奏給錢米召人識認皆不失所是年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乃陳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筭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累數萬言公久在西北極邊諳知敵情料金人必犯淮南在版曹日屢乞先輦致左藏庫官物過江及獻守淮之策甚備朝

執不從明年二月初三日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賸馬追及行在僅得渡江凡百司官物及侍從臣寮等士庶盡為金人殺掠公扈從至秀州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公沿路召募潰散之兵得四五千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與金人對岸相持僅一月公日被甲乘輕舟時於江中往來督責軍將官以舟濟渡江北被擄逃歸官員士庶軍兵家小及

選募敢死之士過江遇夜燒劫敵砦又分遣兵將官沿江上下招集潰兵金人北去朝廷命公兼領江寧軍府事公即日泝流西行又兩日抵江寧府此三月初九日也忽有赦書至上遜位于皇太子人情洶洶不安十一日公之子㶊時任兩浙漕屬遣人齎蠟彈報公具道苗傅劉正彥反叛及擅廢立仍推隆祐太后聽政改年曰明受公曰今主上為賊臣所廢遷于杭州睿聖宮此不戴天之讐也遂倡義曰我幸擁兵萬餘人必舉兵討賊

公遂上表云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怨怒之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彊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

不吝至尊之位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三十餘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佑皇帝陛下四海之内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言方今彊敵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絶内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

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既而遣屬官奉議郎李承造往鎮江府約劉光世及遣官往平江府見張浚及以書抵韓世忠張俊等同起兵討賊士大夫紛紛謂公曰今苗傅劉正彦挾太母幼主以令天下何擅起兵以取覆族之禍又公之子撫及家屬在杭州苗傅聞公起兵令歸朝官馬彔吉監守之公曰主上在危難中我何敢顧家屬至常州苗傅劉正彦差使臣齎狀申公具道廢立本末因令使臣白公云

朝廷已留知樞密院闕以待公之來公斬其使臣督進兵行至望亭招張浚浚自平江府四十里來見公遂同榻定議討賊之策次日至平江府公遂撰檄書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劉正彥以犬彘不食之資敢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

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光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闤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令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彦溥各領精鋭卒道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

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追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令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三月二十八日公與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率兵趨杭州仍率諸將列銜請上復位師至臨平

賊遣苗翊率步騎萬餘人迎擊官軍公督韓世忠血戰大破之賊惶駭率衆離杭州望衢州路奔走上復位公以四月初五日朝見初七日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一行官吏將佐等第推恩時建炎三年四月也尋遷左僕射公在相位又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羣起金人離淮甸未久李成扼據宿泗靳賽薛慶裴淵等據通泰承楚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路命令不通四方寇盜不可勝計以前此朝廷賞罰失

當將士解體公以謂若非大收將士之心國家兵威不能復振無由恢復中原公又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立功干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恩補轉官資於是四方將士莫不歸心朝廷又自苗劉伏誅之後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無虛日又諸大將陳乞空名官告公奏臣三十年前曾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成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給降空名官

告勑劄自童貫開邊後來統制官秉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技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之士令乞將所降空名勑告等更不給降若實有功績之人即具名保奏乞從朝廷推恩庶革僥冒上嘉此奏而行之是年九月間時有探報金人舉兵南來朝廷措置禦敵之計遣兵守淮及要害分屯大兵于建康府等處控扼江上車駕未有順動之意隆祐太后前期往江西面奉聖訓

六宮並隨太母行公奏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之類在此以嚴命令蒙上嘉納公初在相位力乞車駕臨幸浙西奏劄云臣累日來以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尚多恐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夕思慮寢食幾廢昨日與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定者蓋謂此也今有一事望陛下力行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陛下到越州少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一員及兵官一員主越州留務陛下親總六師前去鎮江

府撫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盜賊自然歛衽得命矣蓋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可以讋服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豈嘗一日寧居黥布作亂是時謀臣猛將固不乏人然高祖不憚親征太宗曰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僦舍而宿是也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將以撥亂安恐燕處清閒坐廢白日乎臣侵尋老境常恐功業不成抱恨泯滅伏望聖慈詢謀近臣察其可否然後奮發獨斷施行十月金

人渡江杜充既敗走金人破杭州欲渡浙江逼行在公
憂憤不知所為遂乃獻航海避敵之計聖意浩然開納
時廷臣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
海船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至台州港泊數日乃趨
温州是時金人已回至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路金
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下親征之詔以為
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以擒敵人時車駕已
駐蹕于越州人心不樂浙西之行又中丞趙鼎上章謂

車駕未可北去竟失機會公罷相遂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公自四明買舟往台州未幾被命充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公力以疾辭上弗許差中使促行仍令過闕奏事公到行在上殿奏曰臣自去國以來不知金人探報之實似聞今已渡淮北去夫敵狡詐其情難測不可謂其去而弛備臣近自海道北來伏見朝廷聚集海船在明州岸下竊慮車駕欲為避寇之備夫避寇之計固不可不預辦

然備戰之計尤不可緩也臣仰料車駕萬一避冦不過如温州及閩中爾伏望聖慈鑒去年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五萬分為兩項一項留屯浙西一項往屯饒信分據水鄉或據山險邀其追襲之路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明州城下之戰則戰無不勝矣萬一金人今冬不渡江則臣去年所獻於四五月間遣兵渡淮由京東以擣賊虛其事不可已也願詔三省密院詳議其說而今冬預為之計於明年四五月間遣兵二萬由海道趨登州以

揺青齊别遣兵二萬由淮陽軍徐州以圖濮鄆夫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乘其忌而攻之此必勝之道也且中國衰弱具勢已甚自淮以北皆非我有士大夫茍目前之安習太平時驕惰不振之氣殊無北向以爭天下恢復中原之心此臣所以感慨流涕而不能已也是年九月公到江東路欲趨池州所治而大寇李成遣賊將馬進圍江州守臣以蠟彈告急公曰江州乃池州上流江州破則池州豈可保公時駐饒州會節度使楊惟忠有

兵七千人屯饒州惟忠乃公陝右同官素相好公請惟忠同起兵以解江州圍聚兵得萬五千人自饒州乘舟趨南康公遣大將巨師古往江州城下賊設伏前後夾擊師古兵潰賊衆三萬與楊惟忠鏖戰惟忠與公以衆渡江避賊陣于江北洲溪具奏衆寡不敵乞濟師上親御翰墨詔公曰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功雖不成忠節顯著已詔王𤫊全軍萬人聽卿節制同救江州公聚兵鄱陽得𤫊軍以兵二萬人再趨左蠡下砦會淮南崔增

有兵八千人公以書招置麾下增舟師習水戰令與夔引兵與李成兵戰于湖口大敗之江州守臣以糧盡棄城去賊兵遂據江州公曰我為江東帥令不竭力以禦賊則一路皆為賊境矣遂置砦于左蠡江岸明斥堠嚴紀律以遏賊衝砦地乃池饒諸郡界首三面皆賊屯前後數十戰賊失利公兵益振朝廷遣大將張俊統兵三萬由江西洪州路討賊詔公謹守江東公分遣王夔軍會張俊兵與賊大戰賊兵敗走成與馬進僅以身免御

筆名公赴行在拜尚書左僕射公初自左蠡班師回鄱陽而巨寇張琪李捧引兵五萬人犯饒州邦人皇駭失措公帳下有兵不及萬人而公愛將閻皐方在撫州招捉胡江一寇公走人檄召閻皐而皐已招胡江在路皐得檄連夜趨帳下公召諸將令聽皐節制以姚端軍為左崔邦弼軍為右皐將中軍公自畫戰圖以令諸將皐等方出城五里而賊鋒已至前軍張守忠失利少却賊恃衆輕犯中軍皐力戰而崔邦弼姚端兩軍翼擊之賊

衆大敗先是賊將别遣精鋭為水軍分道而進公自將水軍崔邦弼迎擊之賊皆敗溺饒人安堵繪公像於郡中公再到朝廷言令天下之勢先平内寇然後可以禦外侮聖意開納于時邵清等攻通泰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之徒擾江西公奏乞遣參知政事孟庾為宣撫使韓世忠為副使遂平范汝為等及隨賊寇之大小分遣兵將官以金字牌招安不聽命者加兵勦除諸路盜賊略平公奏金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

將以創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陜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鋭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摇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

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秉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又奏人事可為者二天時可為者三乞為陛下陳之昨自車駕渡江以來初經揚州之變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容喘息而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東焚刼殆遍正兵或散而為盜或器甲不全雖欲戰不能也陛下憤

金人侵侮之甚連年宵旰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器械今張俊軍有衆三萬全裝甲萬餘副刀槍弓箭皆足用韓世忠有衆四萬如張俊軍有衆二萬三千人王𤫊有衆一萬三千人雖不如張俊軍盡皆精鋭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劉光世有衆四萬雖老弱冗散者衆亦可得精鋭二萬人神武中軍楊沂中統領以來有兵萬人鎧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後軍陳思恭不下萬人御前忠鋭如崔增張守忠趙琦徐文姚端等軍亦二萬人上

考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人況今日有兵十六七萬器械足用何憚而不為臣所謂人事可為者一也建炎三年四年紹興元年大盜縱横鄧慶寇廣東李敦仁犯虔吉邵清擾通泰張琪刼徽饒李成破江端范汝為據建劔馬友李横孔彦舟曹成張用劉超等散處大江之南為害於荆湖等路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則悉為王師撲滅民得安業矣臣所謂人事可為者二也嘗觀自金人南牧以來我師望塵奔潰莫敢嬰

具鋒近年以來張俊獲捷於明州韓世忠扼賊於鎮江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張榮大捷於淮甸良由金人貪殘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戰心天意殆將悔禍臣所謂天時可為者一也金人命劉豫借位以來盡以中原付之不欲南來而豫煩碎不知為國之體重斂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為雖三尺童子決知不能立國況兵不如我精將不如我能勝負固可料矣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能盡信然敵騎連年不至淮甸豈無牽制之故哉天意

緊可見臣所謂天時可為者二也江浙等路連年失耕殖又苦水旱米價翔湧每㪷一貫至二貫今年豐熟米㪷不及五六百江上諸州米㪷三四百天時可為者三也令韓世忠到行在臣願聖心奮發睿斷令世忠張俊與臣等商議決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韓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劉光世由徐曹諸州路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皐乘四月間南風北去徑取登萊州凡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發吾民以資饋

運而登萊尤有積蓄可因也大兵既集劉豫必北走所得州郡擇逐州豪傑守之初則示以羈縻之義過則續為後圖雖金人來年秋冬間必舉兵爭其地然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擾之數年中原必可復賈誼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

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寖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為深惜者也上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路諸軍事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病瘧踰月蒙上宣醫遣中使復召還公乞解機政以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寓居台州是年冬公得趙丞相鼎守元鎮及二三大將書說及敵騎犯邊尚留淮甸因以邊防機事奏曰豫賊不知用兵之策而金人狃於常勝不知慮敵深入吾境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於此沍寒之時金人弓健馬

壯之際且敕諸大將固守江岸竢其糧盡欲退併力追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將如羅索棟摩國王斡里雅布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達蘭郎君四太子臣在燕山府皆聞之達蘭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乏謀而麤勇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達蘭極衆且精銳四太子所向尤宜隄防也降詔奬諭之曰朕惟古所謂大臣者以國為家以身任天下非有内外遠近之間也周王之命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而況出入將相為時元

老躬暨一德弼亮朕躬有如卿者哉疆寇陸梁睥睨江
淮安危之分間不容髮卿不遠千里惓惓納忠料敵商
變深得其情運籌建策皆契機會朕既資其老謀而益
嘉其得古大臣之義三復來奏深用歎咨又數日再奉
詔云比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敵人提兵南嚮朕
親秉戎輅號令六師將士恊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
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載道敵勢既屈潛師遁逃念兹
卻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

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將虚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决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公條十事上之一論用兵之策二論彼此形勢三論舉兵之時四論分道進兵之策五論運糧供軍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七論經理淮甸八論機會不可失九論舟楫之利十論并謀獨斷又貼黄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

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敵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況此舉乃因糧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閒坐糜費錢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勞爾是年十二月除公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湖南以荒歲之後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諸處羣寇王權蕭和譚大蕭尚十等竊發公分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悉平一路按堵明年十一月除少保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宫留守

是時車駕在建康朝省百司庶務悉當區處臨安浩穰之地公決事明敏而又威令嚴重豪右震慴日纔過午訟庭已寂然無事凡民間冤抑有十數年不能雪如醫僧有謀殺婦人者之類公灼見其寃狀置之於法輦轂之下政若神明宮禁內外咸賴以安紹興八年車駕還臨安府除公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公五上章力辭依前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國公免奉朝請

九年二月五日召赴行在所七日賜親札云朕以河南新復境土陝西最為重地惟卿舊弼元臣威望素著欲勤卿往調護諸將拊循遺民當體朕意趣裝亟來以濟事機毋為辭避常禮也公奏曰金人殘破中原肆為荼毒交兵累年未見寧息今者無故割新黄河河南之地與我豈無意哉欲望聖慈與執政大臣子細商量及契勘陝西一路自割屬我朝以來諸路帥臣守臣曽與未曽申發到文字及三省密院知與不知陝西逐路州軍

即今帥守之臣職位姓名如可以照見即遍以詔書差人鐫諭具宣德意倘無憑照見即須分遣臣僚迤邐前去訪問職位姓名傳宣撫問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路帥臣仍許以久任之意庶幾逐路州軍不致疑貳稍俟定疊徐為後圖所貴撫綏新附之邦不致失策施設次第粗為有序茲今日之上策也十四日再奉御筆趣就道公奏契勘陜西利害今日所繫國體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

端門容本一書生具人尤桀黠伏望睿明曲留聖慮十八日差中使宣押公力疾造朝傳宣撫問宣醫丞相秦檜被旨同參政孫近李光到寓所問疾得請扶病東歸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四月一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忠穆子五人抗摭拯揢撝孫八人曾孫十人

直臣傳

張昭字子布本彭城人漢末避難南渡居秦淮嘗為孫

策長史後輔孫權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乗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權於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

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丞相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

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没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威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

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

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

鄭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佸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為福清人俠既冠遭妣黄氏憂念家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苦學以成名治平二年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

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公攜所業往見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安石入參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為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為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為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為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已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為入都

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一人言其是至京齋戒具書見安石甚奬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畧言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荅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扵門下具實封反復極言新法之為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張勱來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勱曰丞相令介夫

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後可以勉飭後人使素非習法但因浮光有四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近職在法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格律散行推考乃得其當故以丞奏輙蒙傳相是而行下其餘條貫實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試法是以不能為能誤丞相之知以苟進取此則欺天誣人使雖餓乞所不敢為也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辭安石安石曰却

受監門去意殊不悦公在門局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一見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雱來語以其父度支欲與諸公薦公試法切須願就蓋丞相意也公對如答張深道之言事遂寢未久置修經局安石使其姪壻黎東美訪公云丞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公言檢討以備闕遺俠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此與試法何異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來具言丞相致意凡入仕宦且要皎得一京官然後可别

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執經丞相門下且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之來者如此而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日復來問何事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稅錢京師細民及商旅尤以為苦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

賦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逮法之行正稅不及十文者亦收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死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公覩其害言於丞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獻之未幾令下小夫稗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客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

夷此時無一盞孤負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絨口熈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使睰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時亢旱日久自去年七月不雨至于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公度安石終不可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來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霾曀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攜幼蔽塞道路羸瘠愁苦身無全衣城外飢民朝晚入城買麻糗麥麩之類合米為糜或茹木食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

狷困苦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
纍纍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為一圖裁書詣
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為
密急事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具書曰臣伏覩去年大
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
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
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
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

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名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為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

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趍官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

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于内臣應于外而休

嘉之德下浸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皇皇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

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于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與其茍容于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

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糶粟皇皇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時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䟽入神宗皇帝覽畢反

覆觀圖長嘘者數四即袖以入是夕上寢不寐翌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捉納到錢萬三千餘貫又貫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須外並放又命三司使曽布體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及熈河路開具未用兵以前所管若干兵即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熈寧以後歲之出入各著于令河東河北陜西諸路具民

物所以流離之因又有旨青苗免役並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如此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四月一日下詔責躬許内外臣僚實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近霑足自公上䟽至是纔及浹辰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上問丞相鄭俠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從臣學是日有旨放公擅發馬遞之罪

安石即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出於是中外方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入文字一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於上或以為心狂或以為非毁良法或以為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劾遂有旨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此皆沮縮唯司馬温公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憸佞之黨日於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丞相堅守新法仍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熈河小捷群姦秉此

力進其說呂惠卿鄧綰之徒言于上曰陛下網羅英俊數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於是新法牢不可攻矣安石既已懇辭去位遂出知金陵而薦呂惠卿代已即除參知政事惠卿拜職之日京師大風霾黄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去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蓋安石本為惠卿所誤以至于此

既巳覺知仍復遂非以相拔援其實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宗廟社稷之重且惠卿能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為市易事與呂嘉問力辯乞不用嘉問舉狀是時西師屢動公上疏力言邊兵不巳為大不祥其言反覆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且言大兵之入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國謂虜為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産也今我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為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巳井上

之人豈有欲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存井底之人然後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粱衣文錦決無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齕草飲水寒則皴裂暑則暍死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拔井底之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人而赴井底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熈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取開封所勘

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取旨勒停本候

郊霈調官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聽懷不能已復取唐

書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傳為兩軸題

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

容恱之臣事業圖迹在位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

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以類標題復為書上之事皆晝

一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送汀州編管尋追田推勘獄成攺送英州編管公雖

謔逐言笑自若冒威寒徒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真陽俗鄙率未知向學公至為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留英十年學者日衆樞密直學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于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神宗未暇收用㑹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内翰蘇軾還朝與孫覺虞大寧等上䟽薦公及王安國之子斿曰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

風節不競即朝廷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
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編管
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今來朝廷
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
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身以成仁難進易
退之說若朝廷不少加優異則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
不返若一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
已而就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願留州奏得再任

元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録事參軍元符元年
準赦再送英州編管徽宗皇帝即位大赦東歸知廣州
朱師復上表薦公有旨復官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
監潭州南嶽廟未被勅復追毀前命勒停時崇寧元年
也五年八月復將仕郎許叙用公不復出矣取所居山
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惟一拂而已故自號一拂
居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為言公曰無功于
國無德于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州倅許景衡過公

盧見其飲具皆白鑞既去遺以銀器請易之辭曰不嘗
則質之非貧家所常蓄也然喜賓客誨誘學者孜孜不
倦客至無貴賤輒留與飲率不過蔬果一肉適飽而已
且欲爲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家雖不裕于
財當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落頓挫之餘一
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覩政役繁興民物嗷嗷但顰顣
而已嘗作觀棊詩有傍觀饒好著當局奈嗔言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之句憂國之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

二日考終享年七十九邑中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閭圖其像祀于學建炎襃録熈寧元祐忠讜之士贈朝奉郎授其孫嘉正廸功郎越州山陰縣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軍曾孫謩舉進士嘉定六年賜諡曰介今清涼寺有祠即公讀書處也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